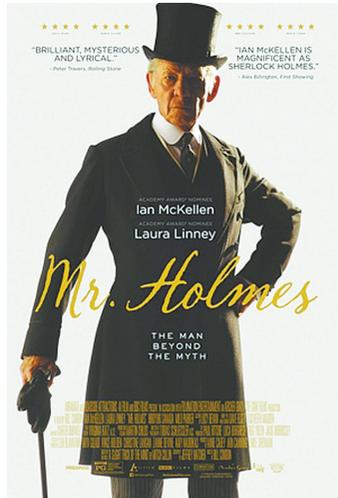


舌尖上的虫子



《福尔摩斯先生》

导演：比尔·康顿
主演：伊恩·麦克莱恩、劳拉·琳妮
出品：英国、美国

1947年的英格兰，当年鼎鼎有名的大侦探福尔摩斯隐居在苏塞克斯郡的田园，他已93岁高寿。每当他在电影院看到关于自己的电影都会忍不住摇头。

归隐后的福尔摩斯当起了养蜂人，他周围的人只有管家芒罗夫人和她的业余侦探儿子罗杰。不过时不时地，他还是对那些陈年旧事耿耿于怀。福尔摩斯决心在没有华生帮助的情况下，侦破一起50年前的悬案，而这也将成为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冒险。本片改编自米切·库林的小说《心灵诡计》。

(现代)



在《跟着贝尔去冒险》中，贝尔向大家示范吃虫子(视频截图)

不要怪我们明星矫情，如果一个年轻女子，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虫子给吃下去了，也会被当成异类。人们愿意看的是美女挣扎着害怕着，最后还是吃了下去。

吃不吃活蚯蚓，俨然成了考验偶像素质的大事。今年最后一季度的真人秀相继亮相，《跟着贝尔去冒险》引起广泛关注，小虫们功不可没。

贝尔·格里尔斯今年41岁，当过英国特种兵，爬过珠穆朗玛峰，主持过美国知名节目《荒野求生》。他被称为“食物链顶端的男人”，吃过粪便、蝎子、蛆、象鼻虫……美味的概率并不大，目标只有一个：“活下去”。现在，贝尔带领韩雪、张钧甯、谢天华、张丹峰、大张伟等一大群中国演艺圈明星，前来搞野外求生。首集节目的焦点就是生吞蚯蚓，张钧甯不肯杀生但最后还是吃下了蚯蚓，而韩雪哭喊就是坚决不吃，死活都不吃。

结果可想而知，一些观众骂不肯吃蚯蚓的中国明星“又矫情又娇气”，参照系有好莱坞明星的表现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。另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观众表示可以理解，“吃虫子太恶心了，这真不是矫情”。没错，很多人还是会把蚯蚓这种环节动物称作“虫”。

人类饮食进化到今天，吃虫成了东西方文明社会普遍难以逾越的一道坎。纪录片一旦拍到原始部落，总要表演一番吃虫的对比，土著吃得津津有味，外来者不断作呕。无论是BBC还是Discovery，甚至上海纪实频道，概不例外。各种综艺节目整蛊明星吃虫屡见不鲜。今年《咱们穿越吧》节目让艺人穿越回旧石器时代，外出捕食发现一堆蛆模样的虫。

沈腾吓得哇哇大叫，而黄小蕾利落地吃了两个。结果，观众们因“明星吃蛆”发起网络热议，最后节目组表示黄小蕾吃的不是蛆而是种“面包虫”，否认以此炒作。还有此前

日本AKB48两名成员前阵子在综艺节目中玩游戏吞了虫子(炸过的蝉)，英美等西方媒体大惊小怪，网络留言更是直接震惊爆棚。亚洲人民简直想拎住他们耳朵问一句：“回去看看你们《荒野求生》吃的是什么！”

不要怪我们明星矫情，如果一个年轻女子，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虫子给吃下去了，也会被当成异类。《非诚勿扰》有个营养师女嘉宾带了盒竹节虫，现场就吃了，还夸“特别香，蛋白质含量特别高”。这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场景也令许多人极度崩溃。

人们愿意看的是美女挣扎着害怕着，最后还是吃了下去，譬如张钧甯，播出一集后就被连连夸赞。被大骂的“永远的玉女”韩

雪，虽然澄清“在我节目合约里其实我可以拒绝超过我能力的事”，但这种态度正是观众最反感的。

不过，韩雪的存在给节目带来了更大观赏度，想想看，小男生最爱捉弄的也是那种爱哭鼻子的漂亮女生，往她们铅笔盒里放毛毛虫。况且，韩雪也并非没有做出牺牲。她戴“地狱头盔”接受惩罚时各种虫盘桓在她头顶，算是所谓大逆转。

最后还想说的是，其实奥巴马跟着贝尔去冒险时，也没吃什么虫子。能在节目里被为难的是艺人，而对于大人物来说，所有的为难都在节目之外事先解决掉了。

(指间沙)

●小说连载

曾少年

(1)

■文/九夜茴

我出生那天 发生了一件大事

我出生那天，北京下了好些天的雨停了，天晴得终于有了盛夏的样子。

院子里紫色的喇叭花都开了，串红也已经能吸出蜜来，枣树和槐树遮住的一片阴凉，蝉声一阵一阵的。天空中有蜻蜓飞过，时而有几只黑白花的天牛。

乘凉的老人聚在一起，老奶奶推着小竹车，哄着孙子和孙女，老爷爷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下象棋。他们从不观棋不语，常常为了跳马或是支士而争论不休。小卖部里挂出冰镇北冰洋汽水的牌子，小贩在白色的小木箱上盖一层棉被，里面有奶油雪糕，也有小豆冰棍。

胡同里的孩子成堆，男孩玩弹球、拍画儿，也有抓蟋蟀的，放在玻璃罐头里养起来，罐子上面要糊一层纸，用皮筋捆紧，再扎几个小孔透气。他们会给蟋蟀起名字，什么常胜将军、山大王，常常放在一起让它们斗。女孩玩跳皮筋，要是缺人抽筋就把皮筋绑在电线杆上。她们也跳房子，拿碎红砖或是家里裁衣服用的滑石在地上画线，小沙包都是碎布拼的，灰乎乎的看不清颜色。

虽然出了西口就是繁华的东单大街，但是在胡同里面丝毫感觉不到喧嚣，偶尔才有几辆自行车骑过，不是永久就是凤凰，但统一都是黑色的，连车把上的铃都一样。也难怪，不只是自行车，那时家家过的日子都差不多。北京的变化尚还细不可闻，也许谁说一句，这座城便可一模一样起来。

然而就在我出生那天，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。我们院东屋的辛伟哥被警察抓走了，说他与西大院那个外号叫猴子的男孩一起在女厕所外面耍流氓。他们早晨偷看了女厕所，还冲里面的人吹口哨，说不三不四的话。辛伟哥的弟弟辛原在一旁觉得不好意思，喊他俩走，辛伟哥嫌他烦，不但不听他的，还踹了他一脚。辛原自己一人哭着回家，在路上正巧碰见居委会的赵主任出来倒尿盆，辛原顺口向他告了状。赵主任脸沉下来，哄了他几句，也不倒尿盆

了，急匆匆地转身就走。

到中午时，警察就来院里抓人了，说他们犯了流氓罪。

有人犯罪了，这可一下炸了窝。正巧赶上礼拜天，大人小孩全出来看。辛伟哥平时是院子里最调皮，最神气的男孩，可那天吓得腿都站不直了。18岁的大小伙子，被人硬是从屋里架了出来，一边走一边哭，又喊妈又喊奶奶，“呜呜”得也听不清说了些什么。

而警察来那会儿，辛原正在院门口跟一帮小孩玩“我们都是木头人，一不许说话二不许动。”他就真像木头人一样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墙边上，看着小伙伴们跑过去瞧热闹，看着他哥被警察拖走，看着他奶奶坐在地上大哭，看着院子被一层又一层的人围住，把他彻底围在了外面。

后来在我印象里，辛原哥一直不爱说话，总低着头，跟他打招呼，他都不看你的眼睛。有人说就是因为抓辛伟哥，他被唬住了，所以一下变成了不说话的闷葫芦。可我想，他也许从那天起，就再没有从木头人变回来。

辛伟哥被抓进去没多久就判了刑，因为他在里面交代曾经一起聚众看黄色录像，所以判了流氓罪，15年。猴子更厉害，他那时有个女朋友，就是那天在女厕所里的女孩，调查发现他们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被判了死刑。执行死刑之前，法院的人来收了七毛钱的子弹费，然后就把他枪毙了，据说他的那个女朋友也因为这事喝敌敌畏自杀了。

他们运气不好，赶上严打，为一个恶作剧搭进了一辈子。大人说这就是命。这个命字，既是生命的命，也是命运的命。

当然了，这些我一点都不记得，我才刚刚出生，因为辛伟哥的事，大家都把老谢家新添了一个叫谢乔的小丫头给彻底忘了。

只有我的小船清清楚楚地记得我，这些都是他讲给我听的。

明日关注：那段时间，成了我生命中的空白

●纪实连载

老洋人张庆

(11)

■文/潘运明

加入宏威军

张庆在娘娘山脚下的尚沟一带，重新拉起一支百余人的队伍，与李鸣盛等几路杆子“碰杆”(多股力量合在一起)后，人马陡然大增，青草岭、娘娘山方圆几十里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，剪径劫道，破寨杀人。军阀队伍除睁只眼闭只眼外，大多还暗中派人争取这股力量。

“报，后沟发现一队人马。”“有多少人？”“有十多个人，都是骑马而来。”

“快，操家伙，准备迎战。”正在和张庆一起喝酒的李鸣盛不假思索地吩咐道。

一旁的徐铁头哈哈笑了。

“徐驾杆，你……”李鸣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愣愣地惊在那里。张庆和李鸣盛一头雾水，大眼睛瞪着小眼。来人名叫木弓八，腰弓似虾，瘦得像猴子一般，眼睛却骨碌碌地转来转去，嘴巴灵巧得很，张口流出女人腔：“久闻老洋人张大哥的大名，难得一见，今奉赵统领之命，特来拜会。”

“你是河南宏威军赵杰那小子派来的？”

“敌人就是，赵统领仰望您的大名，特派小的前来说合，如张驾杆、李驾杆愿到我们宏威军里，高官任坐，骏马任骑。”

“哼，啥宏威军，不就是当年追剿白大哥的老毅军吗？当年没有我们闹腾，那赵倜老儿能立功坐上‘河南王’的宝座？现如今更名改姓叫什么宏威军，换一身灰老鼠皮。哼，这支队伍与老子有血海深仇，你小子厚着脸皮来当说客，想让我们这些老牌蹙将改换门庭，认贼作父，这不是叫天下人耻笑我们吗？来人，把这狗日的拉出去宰了！”

“二位大驾杆，慢慢慢慢，请让人家说完嘛。”徐铁头急得满头冒汗，忙劝道，“实话对二位驾杆说吧，这事儿是由我牵的线，让二位措手不及实属不该。不过，我这可是满心满意为弟兄们着想，再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就让这木兄弟把话说完再做决断。”

“既然铁头哥说了，那咱就听完，你有啥屁就快放吧。”

“我说张兄、李兄啊。”木弓八慢条斯理

地说，“小的早有所闻，知道这豫西草莽之中卧虎藏龙，蹙将弟兄们多是血胆过人，豪气干云，谁与蹙将弟兄过不去就是与自己过不去。当今世道正是用人之时，不少队伍真真假假打着收抚幌子，急于扩充，请弟兄们切莫误上贼船。宏威军虽然是老毅军改过来的，可也绝非当年的样子，如今事隔六七年，追剿抚汉军的兵们也换了多茬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如果还只提当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，倒显得弟兄们的情谊生分了不是？张兄、李兄，你们都知道，现在中原地带，有直系和奉系两大军阀，都在极力扩张，咱们赵督在河南地盘已稳坐多年，弟兄们要是提早归抚，将来天下稳定，吃香喝辣还能少得了弟兄们？我想，这总比在深山老林里躲躲藏藏强上百倍。现在宏威军正扩编，错过这村可就没了这个店了，哪轻哪重，各位弟兄好好掂量掂量。”

木弓八说完，李鸣盛嘿嘿冷笑道：“不管是老毅军或是宏威军，反正都是他妈的一个筋儿，无非是大老鼠小老鼠，一窝的坏菜老鼠。当年的旧伤疤犹在，现在投进你们的怀抱，让天下人耻笑我们这些蹙将杆子，骂我们不仁不义，没有骨头，我觉得什么官家正统不统的，都不如拉杆作蹙将，畅游山林，提刀砍人，收刀喝酒，自在快活。”

“你把赵倜说成了一朵花，在我们眼里，他就是杀害我们蹙将弟兄的罪魁祸首。老实说，别人不知我还能不知，赵倜那小子踏着豫西蹙将们的血迹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，爬上督军宝座，与这种人伍倒不如回家种地。要去，张大哥你去吧，我是决不会去的。”李鸣盛说完，操起马鞭腾腾迈步向外走去。

迫于形势的压力，宏威军与张庆的谈判进展迅速，张庆与王振相商率部接受改编，成为赵杰第一师陈树基旅的一个营，王振任巡缉营长，张庆任连长，接着从豫西开往郑州东部的中牟驻防。

事有凑巧，张庆刚刚附宏威军，中原地带一场大分裂大组合又开始了，在重大历史事件转折中，张庆该如何抉择？

明日关注：虎归山林再揭竿